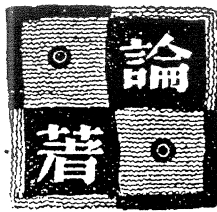


天者。所以我們這些食古不化的多煥先生們，將要肩了釋迦牟尼佛的遺像，再度逃亡了。不然，就有被殺之虞，小弟弟！事實上並不盡然，因為耶穌天主的教堂，還是如兩後春筍；大天的氣味，不久也歸消滅，而大乘佛教，正在向世界各國推進。清朝有位考官，爲了考生當中有用而字太多的，他特在卷子後面下了一個批語說：「當而而不，不當而而，而今而後，已而已而」。我讀罷那兩位否認六道，否認大小乘的文章以後，也不禁爲之而三太息曰：而今而後的佛教青年，已而已而！小弟弟你切切不要迷信科學，標新立異，而將信信者的血汗之資，供給狂知狂見，邪知邪見的反佛教者，作宣傳的基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我將永嘉大師的兩句金言，來贈給你，作暮歲的禮品，並祝你萬歲！萬歲！！萬萬歲！！



## 二千五百年前的公開學術集團

——寫在菩提樹出版週年供養大眾——念生。

我每看見佛經上結集兩個字，就想到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個公開民主方式的學術團體。按佛學大辭典結集法一條的解釋，是「聚衆多比丘，依戒律之法，組織一會，會中選一人使登高座，發問問之，聞其答，更問會衆，無一人異議，測定爲如法之佛說，此謂之結集法。」這是根據佛經的扼要解釋，一切經典的成立，都在佛滅之後，經過這種方法。我們試把這種方法，與現在通行的開會形式，加以比較，由主席主持會場，而決定之權，操之大衆，必須全體通過，始爲有效，較之現在的過半數通過，更爲徹底民主。我十分驚異的是兩千五百年前，已有了這樣思想與組織，真不能不承認佛法是先知先覺了。

佛教的結集，還有兩個特點，需要說明：第一特點是尊者阿難，多聞第一，爲佛侍者，記住了許多經典。要在人世的俗情來說，佛滅以後，阿難就應該口含天憲，吐辭爲經了，可是在佛教的公開平等，不是這個辦法。尊者大迦葉說阿難結習未斷，不准他參加結集道場。因爲大迦葉主持的道場，都是羅漢，沒有一位三果以下的。阿難事佛多年不是不能斷除結習，成阿羅漢，因爲阿羅漢德全福備，雖佛不能以爲侍者，阿難爲了侍佛，故意留此一分結習聽了大迦葉的話，遂於當夜斷盡。這時大迦葉與許多羅漢，業已屏門閉會，不許閒雜人等出入。阿難隔著門說：「我結習已斷成阿羅漢。」大迦葉說：「你若已成羅漢，可由門上鎖鑰孔中而入。」阿難遂化形由鑰孔入室。我在這件事裏發生四個感想：第一個感想是結習斷盡的人，雖佛的弟子，佛不以爲侍者，可見佛之尊重學術地位，論語內寫着孔子與子貢談到顏淵，孔子說：「吾與汝弗如也。」朱子解與字爲許字，包咸王充都解爲「我和你都不如他」。如包王兩氏之說，正見東西聖人的謙光相同。第二個感想是斷結的人，即可從鑰孔中入，可見四果阿羅漢，自然神通具足，這是現在唯物學者所不肯信的。他們渾身上酒色財氣，滿腦袋貪嗔癡愛，可以說整個泡在結習之中，如何能知道斷結後的境界？第三個感想那時印度門上，已有鑰孔，當然不是現在的洋鎖。我在廣東會看見木製鎖，嵌在門裏，門鑿一孔，可由外面以銅鑰匙開啓，若是這類，也見文化發達之早。以上三個感想，都是題外之談，與結集本身價值無涉。第四個感想是阿難尊者，在家爲佛的堂弟，出家爲佛的侍者，能誦出那些經典，而結集道場，須聽齒德俱尊的大迦葉指揮，服從全體學者的意見，可見學術立場，不論關係，這不是十分公開而平等嗎？

第二特點是在大迦葉主持由全體都是大阿羅漢的會場外另有所謂窟外結集。這事經論所載不同，大致是說除了大迦葉的會場，還有許多學無學比丘，在另一會場，如法結集。前者稱爲上座部，後者稱爲大眾部。也有主張同一結集，沒有上座大眾之分的。後來講經的人，每說諸經都是阿難所傳，阿難侍佛以前的經，佛爲重說；或阿難以三

說到佛教的雜誌，別種暫時不談，單說菩提樹，主編的朱斐居士，因爲前身他主編過覺生月刊，由他的智慧和人緣，得到了許多教內教外的人士讚歎和擁護。後來又另創菩提樹，現今已屆一週年，在我們局外人看起來，以爲朱斐居士真有一種「開天闢地」的本領，其實此中的酸甜苦辣，唯有朱居士自己才能嘗到真味！他自己已感得頭痛，他還要勸我彌勒內院最好也辦個佛教雜誌「人才也有」他不知道人才雖有，沒有「洋裁」（洋錢）那也是無法「裁」成！我們因爲有一點點師徒的關係，所以我常常說他的膽子真大，真是隻手撐天！本來寫紀念文是要恭賀幾句，我像這樣「下鍋買米」的勾當，明年二週年的紀念文，我還寫得成寫不成，恐怕是一個問題！不是說你！如果還望要一年一年寫下去，那是要向來愛護菩提樹大護法，大家幫忙來籌足「不動產」才有辦法！這是我寫這篇紀念文——敬禮！

——寫於靈鷲山——

## 對菩提樹的禮讚

田倩君

在紅紫爭艷的百花苑中，突兀一株雄姿偉麗的菩提樹，這不能不歸功於栽植者的辛勤，更應該說是灌園叟的精心培育，當我發現這株

味自通，這也是一部理由。但按我的想法，大迦葉的道場，純是無學阿羅漢，三果以下有學大衆，不得參與，雖然集有學無學的人，別事結集，理有可能。宗輪論述記說：「恐界內外人多，難可和合，所以兩處宏宣」。由這一點更看出了學術公開，不但不由少數人包辦，而且不由一個會場包辦。大衆部雖然包括有學比丘，當然都在初果以上，所以能根據公是非，一致通過。不像我們現在開會，大家各懷私見，沒有全場一致的可能，只好取決多數了。

此外關於出席的人數，諸經傳說，也有不同：普遍的說法，上座部是五百人，如十誦律，四分律諸說；或一千人，如僧祇律，智度論諸說；這都是習慣的概略數目。大衆部人數較多，如增一阿含及西域記諸說。至於菩薩處胎經所說八億四千，包括十方世界的羅漢，則是神通境界，非凡人所能想像。我們姑以最少數的五百人而論，已超過了現在的立法院人數，全場一致，非同小可。何況那時乃是政府供養，如智度論所說：「大迦葉欲結集三藏，至王舍城蘭嶼山中，告阿闍世王賜我等食，日日送付，今我等爲結集經藏，不作他行，三月安居於此。」可見這事舉動隆重，決無虛偽。後來又相傳二次結集，是佛滅後百年，長老耶舍召集七百賢聖所爲，見西域記。三次結集，是佛滅後二百十八年，阿育王召集六萬比丘，選出知三藏得三達智者一千比丘所爲，見善見律。四次結集，是佛滅後四百年，迦膩色迦王召集五百羅漢，五百菩薩所爲，見西域記。這些繼續結集，或校正經典流傳已久的錯誤，或發表學說，列入論部，都是用最公開的民主方式行之。諸說傳述，稍有不同，我們對於初次結集有無上座大衆之分？繼續結集，究爲幾次？參預結集，究爲若干人？姑且不作定論，而必有結集的事與其方法，則可確鑿無疑。

爲什麼對於佛教經典的成立，要這樣鄭重其事呢？就是因爲經典是佛教的根本，免後人疑爲偽造變造而影響其信心。這一著確是發生效力，使歷代信佛的人，安心辦道各自有所成就。然而也有一部份人，爲了門戶觀念，名利思想，是已非人，發生爭論。在印度已有了一大乘非佛說的主張，不過是爲了減少大乘徒衆，由小乘包辦佛教，完全出於嫉妬作用。佛曾預記「後五百年，鬪諍堅固。」這是法運的自然趨勢，衆生福薄所致，雖然由鄭重結集，爲之預防，而不能全部免去鬪諍。到了佛教傳入中國，這個異說，也隨之而俱來。說起中國人確實有大乘根器，我們值得自豪的，就是歷代高僧大德，接受了大乘佛教，不但不因有此異說，而搖動其信仰，並且發揮了真正大乘教義，將此異說，加以摧毀。只有少數門外的人，換言之，大半是在家人，爲了矜奇立異，沽名釣譽，主持大乘後出的異說，以表示自己的高出一切。他們的理由，約有三種：第一是根據進化觀念，第二是否認神通境界，第三是膠執同異差別。現在略加論述：什麼是根據進化觀念呢？他們根本不承認佛是覺行圓滿，具一切智，隨機說法。以爲佛的教義，也同於由石器而銅器，由生食而熟食，一步一步的發明。截取了佛說小乘的一部理論，認爲不會再有大乘法的另一部理論，遂主張大乘教義，由小乘教義發展而成，後人假託佛說。若照這樣說來，佛與凡夫沒有多少差別，你想認爲佛與凡夫相同的人，還敢算作佛教徒嗎？不錯，佛教有其進化，那進化只是由佛已說過的理論，我們尚未了解的，加以發揮而增加了解，決不是某項理論，佛所不知。因爲佛已證窮法界，無有不知。若按人世的知識進化程序，不用說別的事，就拿關於結集經典這個民主方式來說，過了二千多年，西洋人才照着這樣開會，而我國則讀了國父的民權初步以後才懂得，能說佛經是本於後代會議方式所編造嗎？所以進化之說，在佛的教義上是不成立的。什麼是否認神通境界呢？他們既否認了佛的一切智，當然否認了佛的一切神通。認爲大乘經典內有許多神通境界，都是傳經的人，寓言表法。關於這一點，本不涉於先出後出，而他們認爲小乘講神通的較少，大乘顯有，所以不是佛說。其實小乘不但講神通，而且講得更爲切實，如羅漢的十八變，能說不是神通嗎？凡夫境界見聞有限，對於這些事，永遠不能領會。唯物思想的人，便取一概抹煞的態度，認爲必無其事。揚仁山答幻人法師的信裏說：「大地六種震動，多寶佛塔湧現，只是參與法會的人，纔能看見，若是看閣崑山裏的牧童樵子，不過看見一位老比丘與許多比丘宴座清談而已」。這話可謂善觀共通。我所素識的諦觀法師，曾向我說：「他住在湛山寺時，確實看見寶塔放光，當時許多人同見，有看不見的虛誠禱請，遂即看見，我相信這話決非造謠。可以與揚仁

大樹，便徘徊不忍離去，我崇敬它庇蔭在燄陽下的人們，愛戀它蒼鬱壯麗和繁密，這不知是誰家的園林？我悄悄的溜到樹下，倚在濃蔭深處，摸索着細數枝葉，最初只覺眼前一團漆黑，幾經尋尋覓覓，終于發現一線光明，由一線，漸成一片，而且是愈展愈大也愈遠，它呈現出了無際的碧空，不帶一纖微塵與迷霧，環顧四極，寂靜無人，只有那雄赳赳的金鳥，和一隻溫柔順和的玉兔，匆匆的來去，不曉怎的我好像變成了一隻飛鳥，翱翔太空，飛上須彌山嶺，越過五百萬億國土，見到十方諸佛菩薩，優遊於西方安樂世界，到處寶樹瓔珞，奇花香草，風動林樹，發出吶讚梵音，啊！好一處七寶臺觀，蓮池荷舞，佛陀時隱時現，遙瞻虛無縹緲之中，玲瓏樓閣，五雲籠罩，這等莊嚴清淨所在，我願意留在這裡。然低頭自顧，一身塵垢到處不敢憑倚，自慚形穢之下，却怯生生的又溜了回來！那匆忙的金鳥和玉兔依舊在這裡跑來跑去，我高聲的問：「何事如此匆匆？」「讓它們跑吧，在它們不停的奔跑中，一切都將化爲歷史的陳蹟！多少聖哲對它們也只是發出無可奈何的歎息而已！」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又說：「日月逝矣，歲不我予！」山嶽不能阻止它們的奔跑，疏林何能掛住斜輝，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上通碧落，下探黃泉，沒有絲毫困難，獨對這金鳥和玉兔，仍是束手茫然！除非生到極樂國土，永離塵寰，誰也無法逃過它們所給予人們的磨難和否定！可是它們的奔跑對

山居士的話，互相印證。我現在準備作一篇專談神通的稿子，就我所知道的，加以論列，其說大畏，現在姑且不談。什麼是膠執同異差別呢？諸經律記載佛說，有彼此出入之處，因為佛是因機施教，聽法的人，根器不同，說法亦自不同。也有傳譯偶異的，大體並不相遠。他們捉住了這一點，認為是非常發現，雖然這種情形，大小乘經典皆然，而他們特注重於大乘方面，斷定不是佛說，因此許多經律，都在假的之列。例如苦薩戒的戒相諸經論稍有不同，便認為是假的。所謂不同，並不是一方禁止殺盜淫妄，一方允許殺盜淫妄，不過是些細微節目。如果是假，歷代依照受戒持戒的人，都是白費工夫，這話能說得通嗎？好在他們在唯物思想籠罩之下根本不承認有持戒福德，修行效果，白費工夫與不白費工夫，也就不值討論。若按我的見解，經論雖有不同，依照其一，皆可斷惑證真。你對某一經有所懷疑，可以改依他經，但不能說所懷疑的經，便是假的。譬如不願生極樂世界的人可以希望琉璃世界，但不能說西方不能往生；不願吃米飯的人，可以吃麵包，但不能說米飯不能止餓。現在他們的思想，竟是全部否認，而沒有充分證據，僅憑心裏一想，口裏一說，便為定案。說某經某論是中國思想，不是印度思想，我就要再舉前面說過的例證，這個結集經典，用公開表決的會議方式，是那一國的思想呢？

這一個大乘非佛說的逆流，雖然不為歷代高僧大德所採取，也有其變本加厲的發展。前面的三個理由，除了進化觀念，以小乘為基本經典外，其否認神通境界，膠執同異差別兩項，不但可以反對大乘，也可以反對小乘，換言之，可以反對整個佛教。所以很迅速的由大乘非佛說，便發展到小乘也非佛說，佛經幾無一語可信。換言之，佛只管還是佛，法須由我另定。近些年這個風氣最盛，除了否認神通，膠執同異而外。近來某佛教雜誌內竟有人說「佛教經典，有許多與事實，人情，正理相違背，講不通的地方，不應受他的欺騙，背他圓說。」所謂事實，人情，正理，不過是凡夫無始以來的無明妄想，捏眼生花，無風起浪，而竟憑這一點要改革佛教，使我疑為新佛出世。不！佛佛道同，若是新佛出世，還應該是舊佛的教。而他們所謂事實、人情、正理、最好另起一個名，不名佛教。他們自稱是科學知識發達，那麼就名之為科學教好了，何必名之為佛教呢？而他們偏要名之為佛教；既名之為佛教，而又自居於超佛越祖。佛說的不對，他說的才對，這不是跟佛教過不去嗎？他們所謂事實，不過如美國邁格文博士所著佛教通論那一套，專就佛教的宇宙觀，與科學不同之處，加以非難。他不知道宇宙本是幻相，橫說豎說，與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緣無涉，所以佛教隨順當時世情，不加辨正。至於他們所謂人情，從前曾有人說淫為遮戒而非性戒，或者屬於此類。他們是不信因果的，為了迎合人類的無明習氣，不惜破壞佛戒，只好由他們任意為之。他們所謂正理，不易索解。按照佛教來說，佛的所說，沒有不是正理的。他們另有所謂正理，因此而反對了聖言量，也只好由他們去正其所正了。他們自誇這項理論發表以後，引起佛教界的熱烈討論，這就好像有人推翻自己的祖宗牌位，自稱不是他的後人而另有來源，所有本家當戶，親戚朋友，前後鄰舍當然都要來問問原因，加以勸戒，他們竟以此引為殊榮，這不是怪事嗎？

尤其最奇怪的：他們又說「一切經典，百分之九十幾，都因釋尊入滅後隨時代背景，依次由弟子追憶想念，再加以個人的心境，而將之口傳乃至筆書而成。當口傳時，各自為神秘，所謂「六耳不傳」於是在其中不知增進了多少世俗傳說，神話，他教，私人的教權意識，非理攻擊他人的言論在內，反使正當教義，弄得神怪百出，偽話連篇。」又說：「整個佛典是榮料，待揀擇，待洗濯，待烹調，而不是提揆即可以下口的菜。」好了，諸佛以法為師，佛經既是神怪百出偽話連篇，佛的立場，大有搖動的可能。但是他們並不想搖動了佛的立場，他們主張佛還作佛，法須由他們加以揀擇修正，這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思想，未免可笑之至！由於他們的主張，當日結集佛經的大阿羅漢，都是其縛凡夫，在那裏瞪眼造謠。不！他們根本不承認佛經所載民主方式公開結集這件事，而代以「六耳不傳」。所謂六耳不傳，乃是江湖雜技的一種自私自口吻，不但佛經沒有這句話，即儒教書籍，也沒有這句話。他們根據什麼，知道佛經會經過六耳不傳的過程呢？若說禪宗西天祖師，都是單傳，中國禪宗傳法，也本於六祖夜半傳衣的事，而作這種形式，這都是傳法，不是傳經，是悟而後傳，不是傳而後悟。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印心，與佛經的傳承不同。除此之外，「六耳不傳」一句話，無可附會。他們胆敢用江湖雜技的下流成語，代替了經有明文的公開結集

於這株菩提樹的生長發育，却建立了不少功勞，再跑些時，這樹會更粗壯起來，會覆蓋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聽到這番回答，我十分驚疑，原不曾看見一個人，是那裡傳來的聲音？正待發問，北風颯然而來，枝葉一陣交鳴，這才清醒過來，發現自己依舊倚在濃蔭深處，那佳境，那妙音，原來就是這枝間葉上所現出的形相，所發出的音聲。

十二月八日是佛陀在菩提樹下，於三七日內證得正等正覺，悟道後當時讚歎「大地眾生皆有佛性」。於是開始弘法度眾歷經四十餘年，雖然佛法萬卷，無非是指示眾生自性自悟。

我曾在菩提樹下聆道一年之久，這鈍根依然冥頑不化！我立志拜在這樹下，精進修學，虔敬的期待著佛光惠臨，並祈禱著菩提樹發揚光大，歌頌著它無量功德！

### 從函授學校起

打開每天的報紙，最惹人注目的，莫過於各種函授學校的招生廣告了。

### 為若

近數月以來，自由中國的函授學校，如雨後春筍一般，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據說調查的結果，包括各色各樣的函授學校，竟有兩三百家之多，有人說：這是一種「病態」！

### 若水

但是，從本質上說來，我認為先進們能發心利用業餘的空閒來培育下一代的人材；而一班失學的青年，和那些終日

這真是佛頭著糞，古人說：「勸君不造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把「六耳不傳」四個字加佛經上，若不是謗法，世上就沒有謗法的事了。

大乘非佛說之在印度，不過是為了名聞利養，到了中國而一直發展到小乘也非佛說，以至佛經百分之九十幾，都是造謠，而主張存佛改經，也是名聞利養在那裏作祟。我們中國既有多數高僧大德接受了大乘佛法，發揚而光大之，又有少數「如獅子身上蟲，還食獅子」之流，接受了大乘非佛說之說，發揚而光大之，可見每人的根器不同，天地懸隔。在文化的構成來說，我認為接受大乘佛法，與接受大乘非佛說的理論，都與儒教有其密切關係。有了儒教的正統觀念，所以接受了大乘佛法，有了儒教的末流發展，所以接受了大乘非佛說的理論。儒教的正統觀念，就是萬物一體的仁，與佛教的大乘思想，一拍即合，這項理由，我曾有幾篇稿子，略為述及，已在菩提樹第七八兩期，人生第九十兩期發表，茲不重述，至於儒教的末流發展，則須稍加解釋：孔子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悔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又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可見孔子不自處於全知全能，也不教人自處於全知全能。而儒教的末流，恰好走了相反路線，每個人都自負全知全能，說什麼「通天地人之謂儒」啦，「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啦，他們有一個人真是通天地人嗎，真能無所不知嗎？孔子所不以自處，不以教人的，他們則用以自信，用以教人。因為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自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於是沒有疑殆可闕，凡所不知的事都一筆抹煞，認為沒有；凡所不能的事，都強解破壞，認為不對。佛教徒受了這個影響，便發展了前文所述主張進化，否認神通的思想。也發展了前文所述，認為佛教違背事實人情正理的思想。所以我說這事，在家人所負責任較多。儒教的末流之極，不但不關礙而反提倡懷疑武斷；不但不關礙，而反提倡任意妄為。例如治學二字，聖人所謂治學，是本諸身心，施於家國，如論語所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末流的治學，則是鑽研故紙，玩物喪志，試看有清一代光燄萬丈的樸學，不但內無補於希賢作聖，外無益於濟世安民，即對於聖道的光大，經義的發明，也沒有絲毫關係。試舉一事為例，大儒閻百詩二十年之力，考定古文尚書之出於偽造，號稱偉大成功。究竟古文尚書的假不假於聖人之道，並沒有多大關係。在漢朝時候，諸經的文物訓詁，必需注釋，而後盡人可以閱讀，所以馬鄭諸儒，功不可沒。到了清朝的樸學，真是無事生非，結果不過斷定了許多假書。知道了那些書是假的，我們不是聖人，依然不是聖人；國家不治，依然不治。再舉一個更抽象的例，書經及論語上「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兩句，孔安國兩注相反，唐代的孔穎達作疏，對此已有解釋，而清儒以為未足，必須根據論語孔注，以定書經孔注之偽，再根據書經孔注，以定論語孔注之偽，其他類此的事，不一而足，恨不得把孔安國一手扼死，假設上天根本不生孔安國，孔子之道，不還是這們大嗎？一直到了現在，還是這一套，講究什麼大假設小心求證，除此之外，別無學問，孟子說：「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這正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拋擲心力，虛費光陰，與聲色之娛，狗馬之好，沒有多少區別。佛教徒的否認佛經，正是受了這個影響；搬來了儒教考據家的一套本領，審核同異，斷定真偽，例如以小乘涅槃證大乘涅槃之偽，以大乘涅槃證小乘涅槃之偽，若這樣便算學佛，則釋迦牟尼，最好當初不必出世，省得留下這些葛藤，為後人無窮之累。我不是說對佛經不應考據，我認為考據只是修持的餘事，倘有懷疑，除了真知灼見而外，不應該強作解人，加以武斷。對三藏十二部，總有不懷疑的，足供自己參學。到了參學有得，往往使過去的懷疑，渙然冰釋。換言之，在世智辯聰圈子裏，不到親證境界，沒有真知灼見之可言。我看有許多投降共產黨的人，當時一股熱氣，作了許多叛國害民的事，最後恍然覺悟說「我錯了！我錯了！」世間法不講因果，知錯也就罷了。佛法是講因果的，錯了雖可懺悔，總以不錯為是。若是為了名聞利養要這樣作，儒教的考據家，打倒孔家店，我們佛教的考據家，也就必須修改釋迦佛，否則名聞不高，利養不厚，那就是另一問題了。我認為今天應該學孔子的關疑精神，不應該學考據家的懷疑精神，懷疑的作用，不過是舍內逐外之學，惟其能關疑。學孔教的，才可以深入孔教，學佛教的，才可以深入佛教。他們所說的揀擇、洗濯、烹調，關於揀擇一項，未嘗不可，佛法的七覺支裏，也有擇法覺支，但決不是在佛法範圍內是丹非素，只是「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至於洗濯烹調，不是凡夫境界，所

坐在辦公廳裡的公務員們，雖然為生活忙得透不過氣來，但仍沒有忘記讀書，這不能不算好現象！如今，當鐵幕中匪徒們正拼命地摧殘文化，教育破產的時候，而我們自由寶島卻在積極地發揚文化，培育英才，這實在是我們反攻復國唯一之本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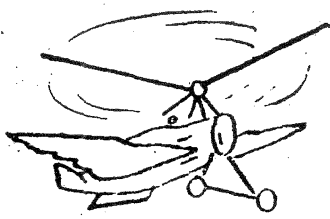
倒不是湊熱鬧，也不是學時髦，為了多認識一點文學的理論，和鍛鍊寫作的技巧以作弘法的工具，因此，我在研究佛學之餘，也投入了一所最有權威的函授學校，去研究我所喜愛的部門。如果有人問我參加該校讀書後的影響如何，我底回答是滿意的。雖然照規定的學程（一年，分四學期），須繳三四百元（包括講義和其他一切費用），但為了滿足求知慾，我就是負債也要設法把它讀完的。坐在家裡。能夠得到數十位名教授，以他們終身研究的心得，寫出簡明扼要的講義，每週按時以通信的方式來教導我們，這實在難得！就是化幾個錢也是樂意的！何況還有一套完整的知識給我們實用呢？

我們底慈公導師，曾以一種幽默的口吻說：和尚是碰不得的，好像磁石吸鐵一樣，一碰就丟不開了。也許和尚是真理的象徵，人們因愛真理而樂與接近吧？當我入了那個函授學校以後，一班教授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方外之士」，對我的底印象總很不錯，而且有好幾位教授竟「不恥下問」地來向我討教佛學了。我趁這個機會，便將許多佛書，也以「函授」的方式，一一介紹給他們去研究了，有一位教授在



能辦到的事，如果捲入的材料不當，不免以毒藥為醴酒了。

有人說：「佛教的禪宗，講究發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你為什麼主張闕疑呢？」我說的是教，不是禪。要講到禪，更應該離文字相，不許穿鑿附會。所謂發起疑情，是集中思想，以楔出楔的方法。古人指示離心意識參，研究某經是假，某經是真，那正是不離心意識的鬼家活計。古人說：「自從見得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這種不疑，乃是如桶脫底，如暗遇明，非由卜度思量而得。古人大悟之後，再閱佛經，如見故友，如數家珍，如推門入臼，你若到了這個境界，就知道佛經沒有假的，從前的無知妄測，只有悔恨。孔子說惟有闕疑而後寡悔，真是聖人之言。若不承認有大悟境界，還有何話可說？若承認有大悟境界，在未悟以前，仍以闕疑為是。讀經所關的疑，與禪宗話頭所起的疑，根本是兩回事；凡情的武斷，與大悟的親證，也根本是兩回事；雖然古人有問「性相二宗，不許和會」而參究開悟的（明末四大師的事，手下無書可查忘却何人）那是以佛經的疑，代替話頭的疑，乃屬另一問題，所得的結果，仍是親證而不是武斷。不但禪宗有親證境界，禪宗密宗，都有親證境界，到了這個境界，佛經是真是假，不思自得。在未到这个境界以前，我的主張，除了闕疑之外，還有八個字是「以佛為師，依教奉行。」「既然有疑可闕，如何能依教奉行呢？」前面已經說過，對於三藏十二部，不會全部皆疑。若全部皆疑，可以改學禪宗，效古人以佛經的疑，為話頭的疑。離心意識，真參力究，一旦豁然，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菩提樹發行週年紀念，我寫了這一篇絡繹索索，朱居士深入經藏，當然付之一笑。但是我願意藉他的寶貴篇幅。向閱者以法供養，敬求明教。



## 從科學的立場來紀念 有史來最偉大的科學家——佛陀

· 慈 悔 ·

科學！這多摩登、新鮮、堂皇而光耀的名詞！在現代潮流中幾乎沒有人不喜歡親近它，那怕的確與科學不發生大大關係的人，也要設法和科學沾到點邊，好像不如此，就不算是一個近代人似的。因之，誰要被罵做不合科學，將認為是莫大的恥辱。就在這種盲從和崇拜的風氣之下，竟使得邪見佈滿了世間，正義逐漸的消除，這真替科學叫屈！

其實，科學本身好像是一把最鋒利的刀，利用它來做有益的工作，是再恰當沒有。試看世尊在兩千多年前所闡揚解釋的理論，僧團的組織及宇宙學識的運用，那一樣不是在利用科學；再說他老人家發心求道的精神，慈悲平等的風度，教學不倦的行為，和以身教作證明的實驗，那一樣不是科學，那一樣不是現代科學家所當效法的！可惜的是現代科學——這把鋒利的刀——却操在愚人之手，使得科學沒有做到它應當的，却創下了無數的罪行！當此紀念釋尊成道之日，追往思來，怎不令人感慨萬千！謹就數年來向大德們請示佛法時的回憶中，牽涉科學方面的，節錄數則，讓諷佛理為不合科學，和只重現實享樂的人士，有所警悟與改悔！

(一) 佛陀證果的經過是一個完全科學化的程序——現代科學家工作進行的程序，總是先有事實上的觀察，繼而啓示出新的觀念，根據新的觀念，作種種的研究和實驗，是後才證得結果，有了結論之後，再公佈於世，期能有用於人群。再看佛陀證果說法的經過，恰好也是這樣的：佛陀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人類和衆生類，都沒有例

看完了兩本最淺近的佛法概論的佛書以後，就不禁拍案叫絕，認為佛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要想研究真理，唯有向無上的佛法中尋求。他並以一種悲心勉勵道：如此利人救世的學說，應該積極普遍地向各界宣揚，以挽回今日人類空前的浩劫！最後，他又不勝慨歎地說：「耶穌教尚辦有什麼聖經函授班，偌大的佛教，蘊藏了無盡的真理，為什麼不也來辦一個佛教的函授學校呢？」是的，我也常常這樣想：偌大的佛教，蘊藏了無盡的真理，為什麼不也來辦一個佛教的函授學校呢？

在今日的臺灣，佛教可算盛極一時；談到僧教育方面，各地由私人發心或公共聯合主辦的佛學研究班和講習會，也有好幾處，談到文化方面吧，佛教竟擁有五大雜誌，皆能按月出版另外還有幾位大菩薩，在發心繼續不斷地翻印流通佛經和著作。再說到一班作獅子吼的法師大德們，終為弘法利生，席不暇暖地東奔西走，忙得不亦樂乎！說來總算各盡其能，而够辛苦的了！但是，如果我們與他教那樣採取各種方式，不遺餘力地為教宣傳的精神來比較一下，不免又相形見絀，而瞠乎其後了！我以為要「廣度衆生」，必須謀得多方面的發展！創辦佛教函授學校，便是宣傳中主要的一環。因為我們要想接引那些終日離不開辦公桌的公務員，和整日價捧著書本兒的教授與學生，以及那些軍中的戰友們，……總能如願地來研究真理，唯有以函授的方法，才能使他們順利地投入佛陀